

梦里花红知多少

徐社东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NEVER DREAM

NEVER BLOOMING



NEVER BLOOMING
IN NEVER DREAM



梦里花红知多少

徐杜东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女生男生搞怪版·女生男生搞怪版·女生男生搞怪版·女生男生搞怪版·女生男生搞怪版·女生男生搞怪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里花红知多少 / 徐社东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4.12

ISBN 7-5387-1908-3

I. 梦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0922 号

梦里花红知多少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5638648 发行科: 5677782 |
| E mail | benatg@mail.jl.cn |
| 印 刷 |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| 发 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开 本 |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220 千字 |
| 印 张 | 10 |
| 版 次 |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| 6000 册 |
| 定 价 | 22.00 元 |
| 版权所有 | 翻印必究 |



人物表

何吁卣(yǒu):叙述人。女孩，曾经光荣地担任过副班长。被

认为是魅力怪怪女生。

季 节:班长，绰号“精神病院主管”。

吕 品:比天真还天真。

张如果:又叫果果老师。

肖雅皮:幽默，和慎浙一样，有点女孩子气。

朱香榧(fěi):学习成绩永远第一，偏爱抠鼻屎。

梅 子:正派女孩。

尤 其:学习委员，平静的百慕大三角。

武 超:一个头很大的家伙，身体有意向不平衡方向发展，整天向人家借钱花。

夏天清：运动狂，违纪少年，喜欢穿名牌耍酷。

曾 女：温柔的小女生。

元 元(qiān)：地道杭州女儿家，撒娇主义者。

慎 浙：男，小霉干菜。

赵西冷：班上个头最高的家伙。

魏温州：游戏狂，冲动少年，令女生心跳不已。

高尖端：生活卫生委员，喜欢象棋、兵器，口袋里整天带

着大炮，往哪里一扔哪里就发生爆炸。

封 芸：被扼杀的天才，跟爸爸过，偏科，骂人大王。

时老师：过度正派的男老师。

弱势群体：费方、储宜舒、黄逝、法国佬胡智贤——在生

活中永远找不到自己季节的人。



目 录

上 部



西湖的蛋 / 1



作秀 / 24



作业背后的故事 / 57



因为无聊所以无奈 / 86



我决定抓紧发育 / 116



我们班每天发烧 39℃ 以上 / 144

下 部



到处是童话小屋，到处是童话人物 / 175



你发疯，我来看 / 201



呆鹅一样的动物和民间语文 / 216



孙悟空大战流氓兔 / 251



非常投入 / 270



接二连三发生的很多事情 / 285

上 部



西湖的蛋

很小的时候，我上过一个幼儿园，那里比较搞笑。在那里，我们小朋友可以过家家似的“结婚”——只要小男孩和小女孩好。

我那时非常顽皮，总想娶一个小女孩，阿姨说不行，不准女的娶女的，我没有得逞。许多小朋友都认为我是一个男的，唉，失败，在一个可以结婚的地方我没接上结婚！

我老爸说我当年上的是当时最贵的幼儿园，可他一点也不像有钱人。

从上小学一年级起，我最擅长的就是犯规。我实在不喜欢和老师打交道，我喜欢和跟我一样好玩儿的“坏蛋”在一起。有一次我骂了别人一句“神经病”，老师让我到他办公室用一块透明香皂洗嘴巴。

第二天我见到老师没有鞠躬，掉头就跑，被老师捉住了，后面一堂是自然课，老师要我在办公室里鞠了一节课的躬。别人看我在那里像木偶一样地鞠躬，都笑，我也笑，他们继续笑，我也继续笑。

我那个老师有一个上课拿粉笔头砸人的毛病，他扔得很准。我们班讲台上的一盒短粉笔头成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冷兵器，有一天我梦见那老师放飞镖，一手抛出56个粉笔

梦
里
花

红

知
多
少



头，把我们班56个同学统统放倒，个个喉管开洞。

下课后，同学也师从老师，练习扔粉笔头，扔得满教室满走廊都是，嘴里还阿呵哈哈地大叫。上课铃声一响，战场寂静，弹痕满地，大家都睁大眼睛等那老师来发火。

我那老师一发火就要得皮肤病，他皮肤病一犯，就要放下课本从教室里跑出去，到要下课的时候才进来上课，一直上到下一节课开始。他对下一节课的老师说：“我的皮肤病犯了，你给我10分钟。”就那样，他拖堂拖成了学校先进。

教师节时，同学都送给老师鲜花，他对学生打招呼：“千万别送给我月季花！”

我听了，回家对我妈妈说：“明天是教师节，给我买一大把月季花，我要送给老师。”我妈嘲笑我说：“何吁亩，你也学会拍马屁了？给我少点事吧！”我暗笑，却被我爸发现了。

我爸把我叫到一边，知女莫如父，他盘问清楚后说：“何吁亩，这事包在老子身上了！”

第二天，我用月季花布满了整个教室，还放了大大的一把在老师的办公桌上。老师气得生病了，病得住院了。我现在很想念那个老师，天敌之间的想念是撕也撕不开的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实际上不过是我童年幼稚游戏的一部分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把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看成是玩具，所有的人都在我的游戏里。我常常能在大人的脸上找得到很逗人的东西，看着看着，我就想笑，我就笑了。

那真是一段奇妙的时间，日子成了一场大游戏，所有的东西都很卡通。

大人则是我游戏中的一个不重要的部分，我所到之处都是我的游戏现场，孩子是我的主角。我把这个世界看成是蛋世界，阿姨是美丽的蛋，爸爸是长胡子的蛋，妈妈是正在变胖的蛋，老师是会发火和会爆炸的蛋，我们自己统统是不知道明天是什么的糊涂蛋。

梦

里

花

红

知

多

少

我们中间有臭蛋、混蛋、鸡蛋、鸭蛋、王八蛋，我们每天在滚，我的周围到处都是蛋在滚动。我们这些年轻的小蛋够热闹了，大蛋们并不理解我们，但他们很愿意来管我们这些小蛋。

我那天敌老师还有一绝，就是生起气来专门要叫人家去洗抹布。同时，他发起火来也乱扔抹布，扔得班上到处都是。他那次病好了以后，有一次，我又犯了一个什么错，他罚我洗了80块抹布。

洗抹布的学校纪录是我打破的。

后来，那老师当了教导主任，是专门训人的，有一天，我进教室上课时看到他在旗杆那里训一个人，下过课后，他还在那里训人。后来，我们到操场上体育课了，他还在那里训那个学生。

上完体育课后，起先那个被训的人换了，他还在原处，训起了别的学生。

不过，别的同学说那老师一点也不坏，说他只是吓唬吓唬人，只要我们一转身，他就要偷着笑。但是我觉得他没对我和蔼过，要么是他错把我当坏孩子看，要么是我真的挺坏的。

说起我的坏毛病，我是挺骄傲的，我一直弄不清楚这种感觉。实际上，我总能从大人对我的大声呵斥中看到欣赏和笑意。我转学是我老爸的大手笔，当我犯错总数达到1188次的时候，我爸爸为了维护我们蛋家族的尊严，他到了学校，和那个有皮肤病的教导主任理论，他把一块抹布准确地扔到了老师那张居高临下的脸上。

那天我看到我爸很英勇，他说，是学校教育让我有了许多罪恶的。我真是爱死了我老爸！有半年时间，我休学在家，自己看书学习。

我妈说，一切都是因为老爸工作飘摇的结果，只要他心





梦

里

花

知

多

少

情不好，整个世界就一片黑暗。老妈说我们娘俩跟在他这个神经病后面流浪，我已读了三所小学，她快被折腾死了。

老妈要我老爸改脾气，老爸说要等我长大了和我一起改。他还说，这样做事不至于重复做第二遍。后来，我爸当上了玩具厂厂长，每天回来给我带很多玩具；我妈下了岗，开了一个打牌室，每个月靠赢200块钱过生活。

我老爸把学校的一切斥之为狗屎，我不知道他以前是不是也给学校伤害过。不过，他给我布置的作业还算有趣，比如他说：“何叫蛋，如果让你当玩具厂厂长，你怎么当？”

我一个人在家想了一天，把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，堆满了家里所有的地方。我苦思冥想，我知道学校老师是好骗的，而我老爸可不好对付。

晚上，我等着老爸这个有胡子的蛋回来，我开始上交作业。我说：“如果我当玩具厂厂长，我不会像你那么傻地一个地生产小熊小人，我会生产出一部分小熊小人，然后让它们生孩子，越生越多！”

老爸听得有点发呆，我看出他很佩服我，就学着妈妈的语气说：“喂，臭男人！怎么样？”

我老爸把我抱起来，横着扔上天，又用手接住，说：“好女儿！以后你可以建立一个玩具王国了！”

我说：“我才不要哩！我要建立一个蛋国，我要谁滚蛋谁就滚蛋！”

我老爸说：“大家都会滚，那这个世界就不需要汽车了。”

我说：“是的。”

我爸爸说：“整天待在蛋里，会很郁闷的。”

我说：“可以长出翅膀！”

后来，我以优异的成绩在小学毕业，差一点就进了位于学院路的众人仰慕的杭州外国语学校。

我在杭外面试时打了一个喷嚏并摔了一跤，气流冲击了老师，老师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，问我刷不刷牙。我没想到问题会这么简单，结果，我不晓得怎么回答。

学校里的老师都是专干这种恐怖活动的专家，他们让你备考如临大敌，可到关键时刻问题却十分简单，他们就是要趁你不备突然袭击你，致你死命，让你收工。

人人都说我聪明，说我有坏的本钱。我记住了前一句话，后一句我没听见。

我聪明，所以我什么也不怕，也能逃脱很多惩罚。不过，小学教导主任说我像个不良少女，我老爸对我说，他放屁！我告诉你，作为不良少女，何咿咿，你年龄还不够！

我老妈比较冷静，她说情况有两种，要么评价的人有问题，要么我女儿有问题。

我老爸说：“你也放屁！何咿咿永远没问题！”

我那时只佩服我老爸一个人。我老爸也很得意，因为在他人生失意的时候有一个人崇拜他。

小时候，我老爸对我说跟男伢儿玩，女伢儿就会聪明。于是，我就整天跟男伢儿玩。结果，我聪明了，男伢儿都倒霉了，回到家或回到班上总是挨批，成绩一塌糊涂。

他们的家长到学校来告状，勒令他们没用的儿子别跟我玩。而我偏偏一直成绩优秀，我天生一个坏蛋的料，男生一见到我就兴奋。

我顺利地考进了杭州市文教区最大的一所公立学校——飞翔鸟中学。我爸为我发火，给我转学，我妈孟母三迁，为我在这个学区给我买房，一切总算没有白费。

7月13那天，我到学校报到。

新班主任是一个男的，他说他姓张，接着，他在黑板上写下了“张如果”三个字，我们都大笑起来。他对我们说了一大堆话，然后他说：“我是一个优秀的老师，你们敢说你们



是优秀的学生吗？”

我们都齐声说：“敢！”

老师说：“那你们再说一遍。”

我们齐声说：“我们是优秀学生！”

张老师说：“不响。”

我们都憋着劲喊：“我们是——优秀——学生！”

我的同学曾女回家去说我们的新老师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，但开学后，我们知道果果不是一个小伙子。

果果老师，是我们后来对他的昵称。我这人不关心别人的名字，永远不记老师的名字，如果他不叫张如果的话，我肯定不晓得他叫什么。不过，他叫张如果，是我到初中后遇到的第一桩开心事。

暑假里我老爸带我去港澳七日游去了，那时张如果到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家访，我回来后，我妈说我遇到一个好老师。

开学前先是军训，在飞翔鸟中学分校的操场上进行，果果老师临时指定了几个部队子女当班干。他自己和我们班男生睡在一个大教室，我们女生在隔壁教室开地铺。大家席地而睡，像蚕宝宝一样。

他很严格，要我们吃苦，不准我们打电话，不准我们买东西吃，不准我们拖着步子走路。

晚上，我们在教室集合，他做总结说：“今天你们都看见了，11班的教官打了一个学生一巴掌，我知道，你们心里肯定说那个教官不好。是的，打人是不对的。可是，你们不知道，连长知道后，打了那教官三耳光，还不让他吃中饭。那教官又主动要求在饭堂里立正罚站，三餐不吃！我说这事，就是希望你们知道什么是纪律！”

大家都吓得不敢做声，我心里则说：“狗屁！只要对我们严，我们都不会说你好的！”

军训过程中，我们一听到哨子响就要下去集合，吃饭也

梦

里

花

知

多

少

不让发出声音，不准有勺子响，洗澡要排队。我们都叫苦，我的声音最大。

刚开始还有点好玩儿，可时时刻刻要这样，就烦死了。我在吃饭时被罚站过，六百多人在安静地吃饭，都成了傻瓜，只有我站着。

最后，军训结束，也要排队，大家提着塑料桶和铺盖走出校园去，有规定不许家长接手。

我看到吕品妈妈来了，要接吕品手上的行李，被张如果老师一喉咙吼停了。大家都忍气吞声，家长也不敢心疼自己的宝贝孩子，想摸摸儿子的小屁屁都不敢。

不过，在军训中，我们班获得了比武第一名。

之后，有人说，这下完了，我们以后惨了！有人说，我们的命好苦哇！有人说，果果不到一年就会被两辆汽车轧成夹心汉堡包的。

正式开学选举班干时，我们学军小学毕业的一派，文三街小学的一派，文一街小学的一派，行知小学的是“少数部落”，最后，我们学军小学的大获全胜，我当上了副班长。

当我被推选为候选人时，我就知道我肯定会当选，因为我在小学是很有名的。通过这次，我算是知道了选举是怎么回事，如果我们中间突然来了一只猴子，我们这帮蛋族孩子肯定会选猴头来当头头的。

我肯定不是猴子，因为我身上没毛。不过，大家都在学校混6年了，有敏锐的洞察力，都是有经验的人，知道什么人是什么样的，知道什么人会给大家带来乐趣。

我其实不想当班干。军训结束后，我空着手回家，我把所有的东西，铺盖卷和书，都扔了。老师说不许扔任何东西，旧的席子也要拎回家去，但我走出校门后，到了垃圾筒旁，就全部掼掉了。

我老爸开车来接我，而我打的回了家。我身上一分钱也

梦
里
花

知
多
少



没有，的士哥哥进了我们家楼道像讨饭的一样才拿到了钱。

下午5点多，老师给我家打电话，要我立即到本校他的办公室去，把我扔掉的东西拿回家。他勒令我去拿，他把我不扔的东西都带回本校了。

我妈妈在电话里告诉老师，说我从小就丢东扔西，还不听话。当我像个犯错的孩子，把那些破烂拿回家后，我老爸又把它扔了，我朝我妈妈得意地笑起来。

我自从小就敬佩我老爸一个人，因为我犯错后他总鼓励我，他说做个老实人以后要吃亏的。

让我来做班干，嘻嘻，简直是好玩儿！

当一切都变成真的时，我觉得一场新的游戏又开始了！我到老师那里去推辞，说我不想干。张老师问为什么，我说干不了。

最后，我坦诚地说：“老师，你不了解情况，我在小学是乱出名的，我从没当过班干！”老师说：“既然大家都推选你，你就当当看。”

我回家后说了这事，我老爸我老妈都笑我。

我在家里大骂，说：“我根本就不愿意做一个好人，当了班干后要表现、要做好事，太不爽了！”

有谁说，我们初一的小女生已经是女孩子了，而男孩子还没有变性成功。

班长季节就属于变性没有成功的小男人，初一时，他整天跟我们女生混在一起。他鼻梁上架一副眼镜，混充蛮有学问的样子。他特别喜欢认亲戚，叫他身边的尤其为太婆，称施嬗为奶奶，称我为外婆。

我当时就觉得他特别，我说：“你这人有没有毛病？如今这个世道人家六亲不认还可以理解，你见到这个叫爷爷见到那个叫外公，就不怕你祖宗从土里爬出来揍你？”

他满脸堆笑，笑出了声，说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嘛，多认几个亲戚，万一以后出了什么事情就不怕没有人帮忙了。”

我说道：“这倒是一个好办法，不过也没有你这样认亲戚法的！”

以后，每天上学他见到我都要对我说一声“外婆早”。一开始我觉得很别扭，不予理会，后来也习惯了。那一声“外婆”、“奶奶”看似平常，倒也真透着一丝亲切。

现在，他的亲戚更多了，见到了一个就叫兄弟，至于到底谁是兄谁是弟他们几个男生自己也搞不灵清。

他那认亲戚的毛病，我们班的人都知道。后来，我们一看到他那黄中带黑的皮肤、黑色的头发、黑黑的眼睛，特别是他那副眼镜，再加上他那满脸真诚的微笑和什么也不怕的性格，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七院院长”。他也不为七院是精神病医院而感到伤心，毕竟只是个玩笑，他笑纳了。

他那种交友的方式很特别，他对待朋友也很真诚，当然，朋友也多。

临到我做值日班干那天，我在讲台上管理，吕品突然说他要尿尿，我允许了。吕品离开座位，从后门往厕所奔去，临出门前他起跳摸后门框，没摸到。又跑回来重摸，还是没有摸到。

我坐在讲台前，熬不住了，一下就笑着说：“嘿，你怎么跳都不会长高的！”

大家都回头去笑他。

他说：“主要是憋了一泡尿的缘故。”

他跳了三次都没成功，班上开始乱了。我管不了，就向班长季节求救。季节起身去追他，说：“吕品，五分钟前你上了厕所，还记得吧？难道你只有一截直肠？这么快就又要撒尿了？”

他大吼着限定吕品一分钟内回到座位，不许他去撒尿，



还和他打起来。

吕品极机灵，从前门跑到后门，从左边跑到右边，出了后门后，又极其敏捷地把门带上，季节一下撞到了门上。结果，门上的玻璃被打碎了。玻璃打碎以后，大家纷纷议论开来。

“哦，刚才那一声响真是吓死我了！”胆小的曾女首先开了腔。

“嘿，那一声响害得我差点解出了一道题！”学习狂尤其紧接着说。

一时之间，教室大乱。最命苦的要数我了，我要维持秩序，真是头大了！我要向老师汇报，要记班级日志，偏偏那时，我的几个小学同学都跑来和我套近乎，都是落井下石，纷纷起义要上厕所，我不准他们去还不行。

我只好大叫：“妈的，你们都集体来尿了？如果你们都走了，那我还管个屁啊？”

因为我说了“如果”两个字，全班安静了，集体大笑起来。笑过后，他们更来无理取闹了，弄得我这个孙猴子又急又躁。

我说：“你们都给我待着，我要报告张如果去了！”

季节立即跑到讲台那里，为我临时执政。季节是我们班专治调皮蛋的班干，吕品则是蛋族里最出类拔萃之人，季节的工作方式总有点问题，每一次硬碰硬都要碰出点事，哎，这也是没办法，他这人就是这性格。

某日自然课上，周老师问：“你们还知道什么东西的设计是专门用来减小摩擦的？”

“火箭头！”大嗓门季节第一个举手抢到了回答。老师表扬季节积极思考和大胆回答问题的精神。

课后，季节来我们面前巡回宣传他的得意，他问我：“何

梦

里

花

知

多

少